

露露的勝利

意大利小說選

露露的勝利

徐霞村譯

上海春潮書局發行

1929, 2, 20 付排

1929, 3, 20 初版

每冊實價四角

上海北四川路寶興路二二四號

春潮書局發行

前 記

近代的意大利文學可以以大戰分做兩個時期。大戰以前，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極端的搖動時代，丹農雪烏的感覺主義和未來派的前進主義（雖然牠和丹農雪烏的感覺主義並不是同方向的）都足以代表當時的社會被近代工業侵入後的混亂。大戰以後，因為戰爭的影響已經把社會上的陳腐的成分部分地掃清，混亂雖然仍舊繼續着，人民總算入了一個深見的時代，所以盛行於意大利的只是皮藍得裏一般人的理智主義和唯爲主義，丹農雪烏和馬里耐諾（M. ri-

netti 未來派的創始者) 的名字都成為過去的產物了。

這四篇小說的選譯就是根據以上的論點為標準。在這裏，‘露露的勝利’代表戰前的自然主義時代，‘英雄’代表搖動時代，‘緊禮服’和‘幻’則代表戰後的作品。

塞梨奧 (Matilde Serao) 生於一八五六年，是意大利自然主義發達時代的最有名的女作家。她是個左拉的信徒，後來又轉入心理小說。她的取材多以拿波城 (Naples) 的生活為中心。‘露露的勝利’不但是一篇最好的短篇小說，也是一篇最好的人物的研究。長篇的作品有‘別了愛人’，‘苦楚的心’等部。

丹農雪烏 (Gabriele D'Annunzio) 是個在意大利與莫索尼里齊名的怪傑，是個感覺主義的力和靜的贊頌者。他以一八六三年生於白爾加拉 (Pescara) 地方。十六歲就出了詩集。一八八九年寫成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後來又寫了些戲戲，屬於前者的有‘生之

火焰’和‘樂之子’，屬於後者的有‘死城’和‘一個春天的早晨’。此外他的短篇小說也很多。他的文體永遠是簡鍊，清純，而且閃爍。無論寫最野蠻的或最現代的生活都有極大的生氣。

皮藍得婁 (Luigi Pirandello) 一八六九生於西希里，先後在羅馬和德國的彭城受教育。回國後，在羅馬做了許多年的文學教授，同時開始寫短篇小說。到了五十三歲，偶爾寫了幾篇劇，立刻成了世界聞名的大戲曲家。他以極端的冷靜解剖人類的心理，掘出裏面的層層的虛幻。但是他並不覺得這是可悲或可樂，他只認為這是應有的現象，以不了了之，故仍不失為一種有結論的哲學。他的作品充滿滑稽和巧妙，雖然有時不免複雜難懂。他的長篇小說有‘死去的巴斯加’ (Il fu Mattia Pascal) 和‘驕’ (Si Gi-a) 等種，短篇則都收集在尚未出齊的二十四本‘一年的故事’ (Novelle per un anno) 裏。

關於布羅基 (Virgilio Brochi) 的事情譯者並不

大清楚，祇知道他是生於格萊蒙娜(Gemona)。他的作風是溫和而清朗，理智和感情非常調和。所做長篇很多，‘米諾’(Mitì)和‘憑我的心’(Secundo il Cuore mio)兩部是應該提到的。尤其是後者，羅曼羅蘭曾在給他的一封信裏論到牠說，“你的人物從頭幾頁就成了一個人所離不開的朋友，到末了也是一樣。

一九二八，十二，上海。

目 次

前記	1
露露的勝利(塞梨奧著)	1
英雄(丹農雪烏著)	33
緊禮服(皮藍得婁著)	41
幻(布羅基著)	71

露露的勝利

塞梨奧著

蘇菲亞並不從她的女紅上抬起她的眼來，她的幾隻纖指很輕快地在那精緻的花邊上飛音。但是露露却不住地在房裏打着旋子，時而動一下架子上的陳飾，時而拉開一隻油脰，茫然地向裏面凝視着。很清楚地她不是要做一件什麼事就是要說一件什麼事，祇是被她姊姊的莊嚴的樣子拘束住了。她哼了幾句曲子，背了一段詩，但蘇菲亞却彷彿沒有聽見似

的。末了，天生沒有多少耐心的露露決定把問題大胆地提出了，於是，把自己樹在她姊姊面前，她問道：

“蘇菲亞，你知道 娟耐特小姐對我說的是什麼嗎？”

“大概沒有什麼有趣味的事情吧。”

“這是一個又乾又冷，使人在夏天都要打寒戰的回答！你是從什麼地方找來的冰啊，我的冰姊姊。”

“露露，你真是個孩子！”

“這正是你弄錯的地方，我心裏的偶像喲，我不是個孩子，因為我要結婚了。”

“什麼？”

“這就是娟耐特小姐告訴我的話。”

“怎樣的瞎話！我一點也不懂你說的是什麼。”

“很好，讓我用戲劇裏的方法來通通告訴你吧。這是一篇敘述文——但是你這位莊嚴先生肯把你的整個的注意給我嗎？”

“是的，是的。但是要快。”

“賽馬的那天是‘時間，’火星場是‘地點，’你那天不在那裏；你偏愛看你那些沒有完的書。”

“如果你說得離題這樣遠，我就不聽你的了。”

“你必須聽我；這個密秘簡直要悶死我，殺死我了。”

“你又開始了嗎？”

“我不說了，我不說了，好，於是在賽馬場我們坐在大看台的前排上。婁瓦多走了過來，給我們介紹了一個好看的青年羅貝多·蒙特佛蘭可。互相交換了通常的招呼 and 淡漠的客套之後，他們便在我們緊後面找了兩個坐位；我們交談了幾句，接着便聽見開賽的鈴號。你知道我是賞識古爾斐的，我一點也料不到她竟那樣忘恩負義——即是一個畜生，一個人也要受她的忘恩負義的。一片飛塵把馬們完全罩上了。‘古爾斐贏了！’我叫。‘不，’蒙特佛蘭可微笑地說，拉維洛贏。’我很生氣他的頂撞；但是他仍舊微笑着，仍舊頂撞我；結果我們便打了一個賭。末了，過了半點鐘的

心跳和焦急之後，我才知道古爾襲誤了我的事，我輸了，蒙特佛蘭可贏了；真想不到！我對他說我立刻就付他；他向我鞠了一個躬，回答說，時候多得很。我又在紀亞加遇見了他，對他疑問地瞟了一眼，他祇是神秘地鞠躬，微笑。在劇場裏，在什麼地方都是這樣。我充滿了好奇心。羅貝多很好看，二十六歲；今天早晨老蒙特佛蘭可，我未來的公公，已經和媽商量了兩個鐘頭呢。”

“啊！”

“我的聽者有了注意的表示嗎？好，我從娟耐特口裏知道了這個拜訪，所以結婚便算安排好了。祇有一件小事沒有解決：當我到市長的辦公室去的時候，我是穿一件灰色的袍子好呢還是穿一件黃褐色的袍子好呢？我是戴一頂有帶子的帽子好呢還是一頂沒有帶子的帽子好呢？”

“你跑得多麼遠呀！”

“為？當然哪：一點阻礙都沒有。羅貝多和我將要

狂熱地相愛着，我們的父母也滿意……”

“你就肯這樣嫁一個人嗎？”

“這樣？怎樣講？這是兩個伸縮自如的字呢！”

“也不認識他，也不愛他？”

“但是我却認識他，我在賽馬場裏和大街上看見過他。我敬服他！前天因為沒看見他我就不肯吃午飯，只喝杯了三咖啡，打算自殺。”

“他呢？”

“他想娶我，所以他愛我！”露露揚揚得意地說。但是一看見蘇菲亞的臉變白了，她又對這句不謹慎的話後悔起來，於是把身子向她姊姊俯下去，她親熱地問：

“我說錯了什麼話嗎？”

“不，親愛的，不：你說對了。一個人戀愛一個人就結婚。然而喚醒愛情是一件難事啊，”她輕輕地嘆了口氣。

“喚醒愛情，喚醒愛情！”露露帶一種惱怒的神氣

重複說。“那是非常容易的，蘇菲亞；但是若是一個人，像你一樣，生着一個嚴肅的前額，一對悲哀的眼睛，一副沒有笑容的嘴唇，若是一個人喜歡在別人跳舞和玩笑時候獨自一個人跑去坐在房角裏沈思，若是一個人不肯笑，不肯生活，若是一味地做夢，若是一個人雖然年輕却整天裝着一副年邁而多愁的副氣，那就很難有人愛了。”

蘇菲亞低下她的頭，一句也不回答。她的嘴唇微微地顫動着，彷彿在制住一個低咽。

“我又使你傷心了嗎？”露露問。“那是因為我願意看見你被人愛，願意看見你做個新娘——假如我們能在同日結婚，那是多麼好啊！”

“那是蠢事；我要做一個老姑娘。”

“不行，小姐，我不許，壞傢伙。假如羅貝多是一個好孩子，他一定會有一個未婚的弟兄的；我希望！”

正在這個當兒，她們的母親穿着出門的衣服進來了。

“你要出門嗎，媽？”露露問。

“是的，親愛的，我要到登記員那裏去。”

“啊！到登記員那裏去。一定是件嚴重的事情呢。”

“你不久就會知道了，鬍皮小姐。蘇菲亞，跟我出去一會。”

“蘇菲亞也和登記員有什麼秘密的交涉嗎？”

“露露，你什麼時候才能學得莊嚴呢！”

“快了，媽；你看吧。”

她把門拉開讓她的姊姊和母親出去，同時低低地鞠了兩個躬，低聲道：“夫人，小姐！”當她們走出屋子以後，她大笑着向她們叫：

“遠遠地談去吧！我祇裝做完全不知道好了。”

羅貝多·蒙特佛蘭可無論如何不能算一個思想家：他沒有工夫來做。他的白天通通是用在午飯，騎馬拜訪，和晚餐上，他的晚上都是和露露在一處快樂地度過。此外他還有許多惱人的事情要經手，有許多

律師的約會要踐行，有許多合同要簽字，有許多舊債要解決，更不用說對於新家庭和新婚的旅行的種種預滿。他簡直連照例的半點鐘的讀書和十五分鐘的咖啡店門口的徘徊都沒有工夫去做。從來沒有人見他墮入過什麼沈思，也從來沒有人見他思解過什麼社會問題，因為在羅貝多的性情裏是沒有那種悲涼的或英雄的成分的。反之，他却是個氣質晴朗的人，而且是被許多人羨妒的晴朗。

但是今天下午他却仰在他的臂椅裏，一條腿搭在一條腿上，一本書拿在手裏，決意看書。書是一本有趣味的書；然而，雖然牠是新穎而且離奇，這位讀者却漸漸心不在焉了。他一頁也沒有翻，因為在讀了兩行之後那些字母便彷彿離開了牠們的位置，開始跳舞，開始混昏，終於不見了。羅貝多不由自主地被吸入幻想的未知之境中去旅行了。

‘爸爸滿意了，我的姑母們都向我祝福，我的表姊妹們都惱了我，我的咖啡店裏的朋友們都反讖地

慶祝我，我的真朋友們都和我握手；因此我結婚是對的。我不能否認露露生得好看；當她頑皮地把眼睛向我圍圍地瞪着的時候，當她大笑而露出她的白齒的時候，我真想把她那迷人的小臉捧過來吻一個夠。她有一副美麗的皮氣，一副黃金的性情，永遠歡天喜地，有耐性，愛說笑話，極靈，滿肚子玩笑，從來不憂鬱。我們一定可以合得上來。我受不了那種嚴肅的眼光，尤其從我所愛的人身上。我總覺得這種眼光裏含有一種密秘的悲痛，——我不認識這種悲痛，我不能安慰這種悲痛，我也許就是牠的不故意的主因。蘇菲亞，我的未來的姨姊，她那冰冷的，木然的面孔真使我發怒。她一進來我的智力就彷彿縮了起來，我的微笑就彷彿離開了我的嘴唇；那時即使是出着最美麗的太陽，在我也好像變成了一個灰色的十一月的天氣。我甚至連和露露說笑話的勇氣都沒有了；蘇菲亞把所有的歡樂都趕跑了。她大概已經注意到她給我的不快意的印象，因為她對我說話的時候總是不望